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一首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考新史柳氏年表偁無見焉其曰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罷選而歸此序當在貞元十七八年在京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袵而

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戹窮而不憫孟子賛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滫息有切米泔也瀡息委切滑也）乏庚釜之畜逼迸無成（逼筆力切迫也迸北諍切走也）東轅淮湖雖欲脱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慱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昬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懦之茂質悵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覿巖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公之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其曰吾與謀從高祖而異其别當自此然謀之父祖考之年表質

之譜系皆無見焉序言吾編罪屏

擯楚越間六年此元和五年間作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禄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

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茍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幷臼之勞和安而益壽一作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衎些旱切樂也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别九歳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

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人下一有志字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地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禄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

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茍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二子耆純耆太守號西眷耆之子恭四傳而為方輿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焉純又別而為二其子卓有子四人號東眷其六世孫懿三傳而至道茂又別為二而各有傳焉子厚耆之裔也故柳氏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者為衆登即芳之子本傳元和初為大理少卿公綽温之子永貞初為刑部郎皆有傳可考公曰終老於奐序當在永州作澥音邂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一有武氏敗猶不能興七字為尚書吏者間數十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

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一有吏字部郎則加稠焉又覩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一無其字自吾為僇人僇音戮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謟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勖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

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于夷矣

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

韓昌黎銘公墓謂舅弟盧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遂其死不去既往葬又將經紀其家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即銘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入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一有子字）也廣而不肆巽

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悖音佩又言有滴没切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趍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一無則字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呂渭之子凡四曰溫恭儉讓渭溫皆有傳溫自道州移衡州讓取道於永求序耳溫元和六年辛序當前作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捽昨没切説文持頭髮也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訑訑忡訑音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於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艱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

然憐天下之窮甿與氓同說文田民也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内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上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

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好焉好一作存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且文之一無而下且字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使君崔敏也刺永州卒以元和五年九月公嘗誌其墓又嘗為文以祭有曰某等咸以罪戾謫茲失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鸞適野送鶊沿湘廣廷命樂華燭飛觴與此序意同序云于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泓烏宏切下深貌灣然為溪灣烏還切水曲也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芡音儉雞頭也芰音騎小荷也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澹徒濫切灩音艶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

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横碧落以中貫陵太虚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凞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頣而笑瞪目而倨（瞪丈證切直視）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方將脱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趑千資切趄千余切）為顦顇客耶（顦音樵顇音悴）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

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公元和五年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而此言丘泉溝池堂溪亭島皆具詩序當在溪室既成而作序云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而集無見焉豈逸之耶良可惜也）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為一作曰）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列子湯問第五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

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齗魚斤切説文齒本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孝切今是溪獨

見辱於愚何哉葢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二事見論語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君即圖南也集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

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一有故字）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為（一無為字）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覩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寺在永州公嘗為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以記考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氛之始氛一作氣間歲元克己由柱下史周藏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為官名老聃嘗為柱下史焉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於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

以觀鄭志克已其慕趙者歟左氏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二子石即印段公孫段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於世庶乎其近古矣

序飲

集有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今所謂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即潭西小丘之地也妻圖南者見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

前篇潭西小丘記作於元和四年此序當作于記後

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洄胡雷切說文溯洄也洑房六切伏流也不止于坻音遲與坻同不沈于底者過至一無至字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眩熒絹切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一有位字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突弛

沒切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妻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部鄙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裸魯果切裎音呈裼音錫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紛遝而爲密者數音朔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紛遝而密

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碁出公之新意然觀其末曰余畫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其謫居零陵時遊戲間有所寓意焉耳其二弟宗直宗一晏元獻公本題云序飲序碁二篇古本或有或無云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

下者二乃敢一用朱墨以别馬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易以豉切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

人者有異房之貴賤玆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其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止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七首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考唐史年表皆無所見觀序辭公尚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

十二年家本吴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葢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吴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徳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羊舌氏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伯華名赤叔向名肸叔向仕晉魯昭公

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受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又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伯華為銅鞮大夫魯哀公三年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聞虒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所稱道者如此韓豐安平之兄也安平名泰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云與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序云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鞮音題春秋注銅鞮晉別縣在上黨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

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氏作猶家語作由）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於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樸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當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作弄切）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達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

焜燿（上胡本切　下弋笑切）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於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序

圖南師德曾孫也師德當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長者公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

貶永州司馬永州零陵也序云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見婁君又云為余留三年則序疑在元和三年作然集有序飲在元和四年尚云客有婁生圖南意其見婁君之歲非謫零陵初也集又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及將之淮南之作當與此序同時皆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

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上音吁下音俞說文美也）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覲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

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

就休耶則甚少且毓贏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苦簟切說文不滿也一曰恨也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

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楊君不詳其名崔公崔能也史有傳時為永州刺史公集中有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在元和九年序之作亦在永州時也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一作能乎理外伉苦浪切敵也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詆冐混亂人罕由而

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慱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於燕堂饋之俟食日命合羿之學者論説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説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冑子師昔常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而楊君之道未列於慱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説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𡡉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徐生其名不可得而考據題云北遊蓋公南遷後作

讀詩禮春秋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
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
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
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
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
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
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
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

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廖有方序

公集中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即此也又云自遣斥逐禁錮㳄在永州時作觀其序及書詞氣當元和七八年間云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璣音幾瑇音代瑁音昧象犀交州在廣之南在唐隸安南通天竺道南海番禺合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葩披巴切瓌姑回切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

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韓退之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即此序也公集中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予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而浩初序在元和六年間作此當在其前也元十八於詩不見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虚者疑即其人

也公時在永州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説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蹟其道一有而字蹟音質悉取向之所以異者

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一作存雄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營道屬永州零陵郡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注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下灕水漢書作離水武帝紀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注離水出零陵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

知其還也黄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憑豐隆愬蜚亷（豐隆雷師呂氏春秋云蜚亷風伯名）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序云吾長京師三十三年蓋公生於代宗大曆八年癸丑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殿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乙酉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為三十三年也是年憲宗即位公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歳至元和十年正月始召至京師復出為柳州此文作於此京師生平出處甚詳賈景伯者不詳其為人公序言居歲月甚悉賈景伯來此□到柳後數月

當元和十年冬作也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已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一本景作宣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一作必貫統言未嘗詖彼義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行未嘗怪其

居室愔然愔抱淫切靖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之一無之字居或以匱乎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

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序稱劉連州禹錫也薛道州伯高也公集中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劉集有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序云予爲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衲中詩一篇以貺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公所謂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者也薛之詩無見焉據劉夢得元和十年與公同時再斥公爲柳州而劉爲連州此公柳州作也又公集有毀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薛公刺道州此序當在十年作明矣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

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寛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敓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説以告於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韓退之集有送浮屠文暢序云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在貞元二十一年後意與公此序同時作時公尚在京師也序言天官顧公吏部尚書顧少連夏官韓公兵部侍郎韓臯也餘皆無所考五臺山名隸代州於唐屬河東道云

昔之桑門上首

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葢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後漢楚王

英奉黃縑白紈詣相國曰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

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道林姓支名遁道林其字也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遠法師東晉釋慧遠也住廬山廬山記云遠師送陶元亮陸修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起宗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明遠詩相接意鮑昭當時與之遊從者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

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州代州屬河東道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與音預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一有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

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惟徃而不返也吾輩嘗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徃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蕆衣裓之贈裓古待切釋典有衣裓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燿迴躅迴一作迴躅廚玉切偉長德璉之述作璉音輦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

職而知鄭重耳一作鄭志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上人序云重巽是也居永州龍興寺公集有酬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詠此序在永作也中丞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也新史公綽本傳云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李吉甫再相在元和六年公此序是年作也記所云惠誠海雲皆唐時名僧孟常州孟簡也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辛直出為常州刺史其本傳云簡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音者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絪也舊史絪本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黄裳同秉國政至元和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云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也）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揔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㢘有之影則泥而皆存者（影胡果切齊謂多為影泥）

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
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
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巳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
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
於中道吾得以益逹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
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候欲
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
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

昧者乎夫衆人之和胡卧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一作競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於遠焉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一作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公集有海禪師碑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云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婁公前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云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悉通而同之要之與孔子同道此韓以為有損於聖

人之教故寓書以罪之惜乎韓之書今逸矣公此序又深言浮屠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則公之嗜浮屠其深如此韓寓書在分司東都時當元和三年間此序公是時在永州作次前篇參元和六年云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訾音紫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一作盡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

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一作殘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韞音蘊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

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軋乙黠切）則舍是其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暠師序

暠音皓劉夢得集有送僧元暠南遊詩并引云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胷中猶煎鍊然開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揔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旬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知嚴考將至而不衛始悲凌泉之有冽今痛防之未遂金剛更備薪火恐歲諸相皆離此心[illegible]髮雖萬[illegible]歸齊書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繫異一[illegible]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illegible]今閩東諸侯賓多大士遂叩以苦調而布[illegible]私志晨客之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

足而悲有餘因為詩以送之庶乎踐霜露者聆之有測詩曰實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公序所謂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即此也武陵即鼎州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為鼎州而公為永州元暠時自鼎州來公此序永州作也次前篇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

矣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弊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葢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訑弋支切多言也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暠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先生一有賢字無生字一無賢字一作生與賢字見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

承其俟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序云琛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桂州也在永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一作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

而今之言禪者有流濫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者之為空蕩而無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

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一作引文郁師公之族也序云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巷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又云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嘗八九此公自言云爾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詞逾百篇其為

有意乎文儒士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隟去逆切說文阸塞也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娼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

也則書以畀之

送璿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序云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前送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同意作之年月不可考以文意推之公時尚在京師當貞元十四五年間也員外郎劉公其名未詳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

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怳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馬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

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於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魯侯之贈後吴鼎魯襄公十八年公會晉侯及諸侯圍齊十九年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吴壽夢之鼎注壽夢吴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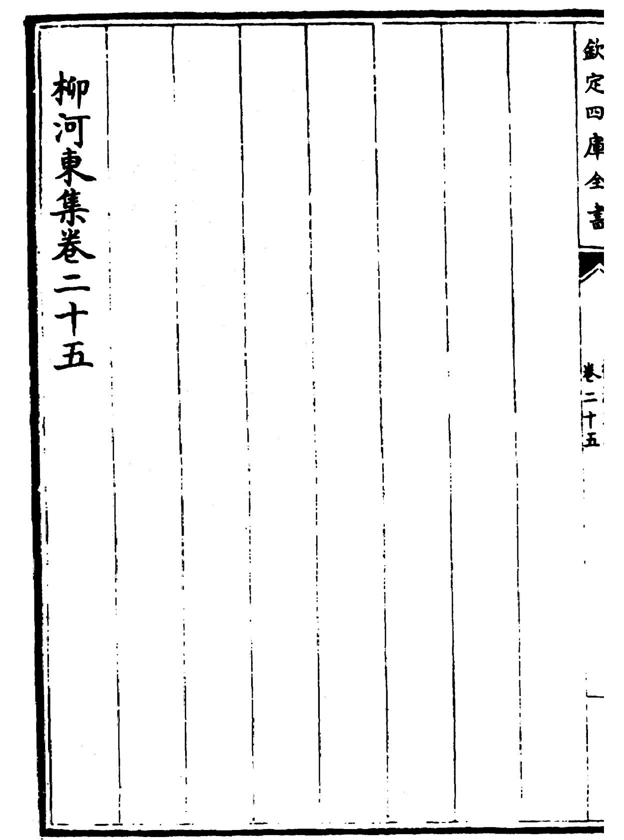
以壁馬爲鼎之先今錢詩之重皆後吴鼎也後一作衆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作之年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一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

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於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遂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余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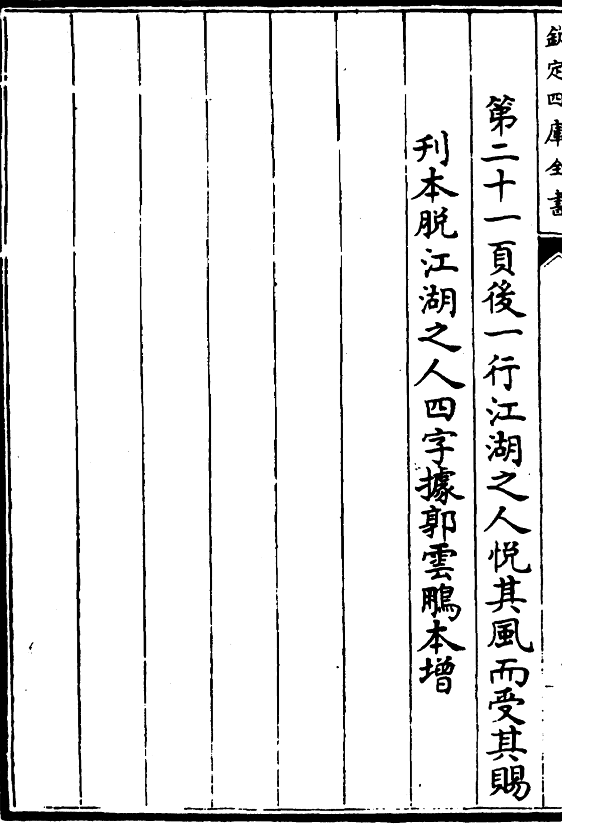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三第四頁前七行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刊本今下衍我字據文苑英華注云集無此字今刪

卷二十四第十三頁前三行不能食酒案郭雲鵬本注引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釋此食字知此集原作食酒無疑刊本食訛飲今改正

卷二十五第三頁後八行僕深異而訊之刊本訊訛許據郭雲鵬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

刊本脫江湖之人四字據郭雲鵬本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至八

臣王杰詳校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記十一首

監祭使壁記

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閲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習射及太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公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拜監察御史是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遂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流崖州此公所謂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者也

明年劉禹錫始復舊制蓋是時劉亦拜監察御史云然劉本傳其革正制令皆不載其曰明年此記貞元二十年作也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劾印移書則曰監祭使明皇開元中張說以正觀顯慶

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中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施敬本蕭嵩王仲立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寶應中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

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禄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粢音資盛音成）必實於庖廚鍾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戛訖黠切書戛擊鳴球注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簨虡綴兆之數（簨音荀虡其呂切樂器所埀也周禮梓人為簨虡）必具於庭内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潔於壇堂之上（罍音雷洗音蘚醆音盞斝音賈又音稼欝鬯尊又玉爵名）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列若其實（列若一作引數）設簨朴於堂

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燔音煩燎音了瘞於例切埋也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之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

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禮記天子設四學鄭氏注云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四門學蓋取四郊之意始於後魏時以其遼遠故置四門而唐又始合于太學至是柳立武儒衡歐陽詹為之紀名氏於壁而公為之記也據韓文公集有歐生詹哀詞序云貞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四門助教將率其徒服闕下則三公之在四門館蓋在貞元十五六年間記是時作也武儒衡歐陽

歷文旨

有學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冑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東漢志注引祭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稺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凡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間兼取易傳禮記保傳篇之說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

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漢賈誼舉上保傅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勑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隋氏始隷於門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

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古雅切槄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今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眇木末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秘書知章也舊史

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後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散騎崇敬也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賢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一無上四字方輿公諱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

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興長安新豐渭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武德元年改京兆府為雍州而縣之分改廢置不一武功本周后稷所分之地周紀所謂封弃於邰是也漢志右扶風有斄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為一故武功為甸內縣最大武德初又分武功好時盩厔扶風四縣為稷州蓋因后稷所封為名貞觀元年州廢縣

皆屬京兆天授中復以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至是元和十五年改邑於南里而丞廳壁壞前所官署舊記皆逸無繼後三年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族子存持地圖而求公為記蓋當貞元十八年也公時為藍田尉云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内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内諸侯為王内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令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於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

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斄之地斄與邰同史記作邰音胎秦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盖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彊沃美高厚有邱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其秬秠雚菽之宜秬黑黍也秠音丕一稃二米也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大雅言詩之大雅也詩大雅生民篇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推以配天焉詩云即有邰家室又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即公秬秠雚菽之宜之意貞元十五年改邑於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

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頴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漢高帝即位乃西都洛陽兵皆罷歸詔曰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曽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卿大夫以上令吏與抗禮注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抗禮抗禮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

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唐自天寶亂後兵政紊蕩肅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此公謂西郊捍戎者也蓋嘗考之自肅宗乾元元年戊戌至德宗建中四年癸亥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原反犯京師德宗如奉天則西郊之屯至是去矣自是歲癸亥至貞元十七年辛巳為十九年此與公記所載皆合盩厔畿內縣也堂作於貞元十八年五月記亦是時作主簿某名氏不可考云盩音舟厔音室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於縣内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於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部鄙切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廪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

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於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罇俎静嘉燔炮烹飪音稔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

不唯其馨香醉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於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初又罷宣歙池鄂岳沔三都團練觀察使陜虢都防禦使以其地分隷諸道後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間又以御史中丞一員為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為使者不一嘗自開元初考之至貞元二十年間其有兼中丞為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琬曰盧羣有為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為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為節度觀察使者曰

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晏曰楊項有為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愔有為經畧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為冊南詔使者曰衷滋有為節度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帝幸蜀有為置頓閣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為中丞出為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者不一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為節度或為轉運度支鹽鐵或為防禦諸使者又不一要皆兼御史而其權益不輕舊史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還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此公所謂武公以厚德居位者也公時為監察御史故曰命其屬書之記是年作明年公還禮部郎云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令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

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盖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来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於内拓定於外戡音堪拓音託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

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於事

館驛使壁記

唐都長安屬關內道道管州三十七縣百三十五華同鳳翔邠坊商在京畿之四維洋雖屬山南道而與京兆接故關驛在焉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內者也大歷以來始命御史為之使而印未刻至是貞元十九年韓泰始鑄印正其名而公為之記以署于壁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

為監察御史記次前篇亦二十年作也泰新史附王叔文傳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覲於闕一作入于近闕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萬年渭南屬京兆府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潼關在華陰華陰櫟陽屬華州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

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于渭藍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長安屬京兆府盩厔初屬京兆後屬鳳翔府盩音舟厔音窒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於好畤武功好畤皆京兆府縣畤音止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渭水出京兆華原京兆府縣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

而至傳吏奉符而閲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絶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餧餼饋咸出於豐給（飲於據切）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

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葢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嶺南五府廣州安南桂容邕也節度使理廣州舊史馬揔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八年自桂管觀察使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記所謂扶風公即揔也公時為永州司馬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一作名字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一作就秩拱玉稽時聽教外一有境字之覊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

一有外字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實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實有牲牢饔餼（饔於恭切熟食也餼虛器切饋餉也）嘉樂好禮以同遠合蹠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奥庫

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一作昃）
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賔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
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
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
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
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
焉取則蠻𢾾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
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

於新堂幢牙茸纛幢閭江切茸而容切纛音導以犛牛尾為之繫左騑馬軛上金節析羽旆旗旟旞旟弋於切周禮鳥隼為旟旞似醉切全羽為旞咸飾于下鼓以鼖鼓一作晉鼖音墳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罽音計西胡毳布織毛為之若今氍毹及氍毲之類胡夷蜑蠻蜑音但蠻屬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鉶音刑體節爓炰胾炙胾側吏切大臠也炙之夜切羽鱗貍牙之物沈泛醍盎之齊醍他禮切盎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有醍齊盎齊酒名也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揳古八切亦作戛吹尺瑞切飛騰幻一作眩

怪之容寀觀于遠邇禮成樂徧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宋華元也文公十六年代公子成為右師宣公二年鄭受命于楚伐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弃梁肉而士有飢者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

不廢願勒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

邠寧進奏院記

作之年月具見于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王制方伯為朝天子者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邸而議之顏師古曰郡

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率名邸邸至也丁禮反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佩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

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關而不間輮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邠寧之能政也邠寧一作朗寧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肅宏畧特出大志髙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一作捍敵西陲而戎虜伏息戎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賛公於他

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嚴公嚴礪也舊史礪本傳先是礪從弟震在山南為牙將礪在軍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即以是年七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而此記云牧于梁五年蓋自十六年至貞元二十一年為五年也是歲順宗即位故曰嗣天子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然傳皆不載加禮部尚書事豈畧之耶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賔僚吏屬將校卒士黨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一作四鄙密以公密一作私一無公字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

忠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一無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叉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郎到切窮冬雨雪一作水潦於秋雨雪於冬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音匐僵也藉慈夜切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餫夫畢力餫音運說文野饋曰餫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

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就切）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醯馨兮切）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本鍤測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一作水怒湍他官切悍音旱）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一作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

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冠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歳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音單飢饉昬扎饉音僅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歳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虹梁已成虹梁一作杠梁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為之不出

四方之力（一作四人）而百役已就且非我（一無非字）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漳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遷興歎（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白圭壑隣孟子不與（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吾子過矣）公能夷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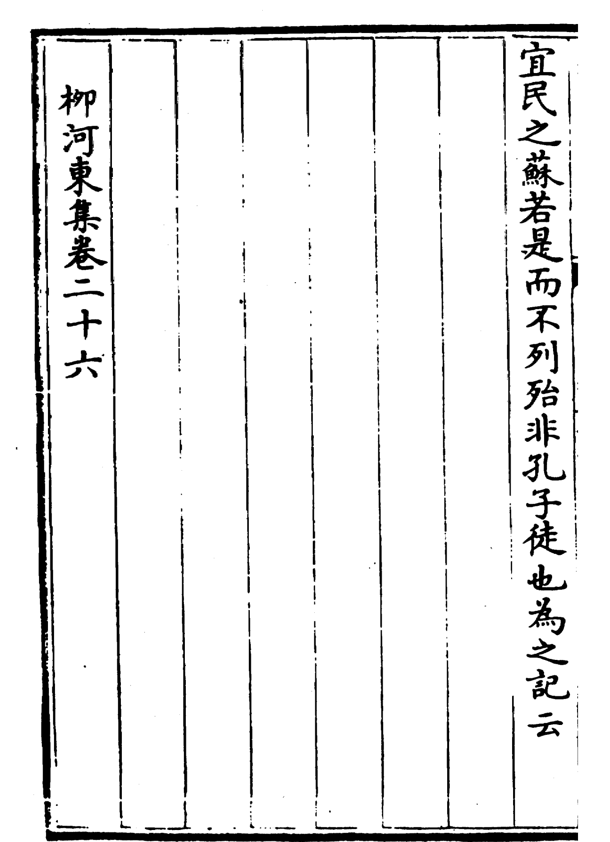
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縣屬桂州集中有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五年矣蓋遵之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又在四年後也

賢之興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一作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惟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

成功愚莫甚於恇且誣恇音杏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賔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餼許既切饋音匱欲迴去聲其途故塞之一無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恇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羣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



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記六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楊憑也憑刺潭州在貞元十九年間記云刺潭三年當永貞元年也是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據集者與楊誨之書誨之憑之子也書云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是憑永貞元年尚在潭而公過之作是記明矣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作三里丘陵林

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坻音遲水中高地一曰小渚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户黠切船戢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逮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木名似柃葉冬不落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

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

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之

桂州訾家洲亭記

裴公行立也本傳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記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詔至廟表在元和十三年矣記是時作公時刺柳州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騖音務馳也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灕音離灕水出

零陵水之中曰訾氏之洲訾音紫又即移切凡嶠南之山川嶠渠廟切

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

中丞裴公來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

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

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觀望悠長悠一

作攸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於閒壤伐惡木剚奥草剚扶

沸切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内重江束隘（烏懈切亦作阨）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乎見（倏音叔走也乎與互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来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灘山涵龍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亭一作廷）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来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顥音浩）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

羨門古仙人也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因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上音環下音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絶特殊而不可至者耶盖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瑧觀非是州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

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邕州公名寬字存諒公嘗誌其墓又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記所謂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者也記云歲在辛卯葢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髙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欂音薄柱也櫨音盧柱上跗也語山節藻梲注梲音拙節者栭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不斵椽斵音卓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崒慈恤切

突出也馳奔雲矗初六切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盖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於崑崙之阿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而不至此也謝公之屐齒不及謂謝安放情丘壑而不及此也謝安傳聞謝元已破符堅不覺屐齒之折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夘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甞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墍音暨泊迺塗作我攸

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公元和元年貶永州在永凡十年其州刺史見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元和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此所謂韋公者蓋在七年八年者也見集上嶺南鄭相公啟及黃溪祈雨詩記在七年作

將為穹谷嵁巖嵁五男五咸二切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

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力救切）既焚既釃（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

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邐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陳勝傳與守丞獨戰譙門中顔師古曰譙門於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繹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

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一作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崔公名能新史有傳公集中湘源二妃廟碑亦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即此也作之年月記具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一作百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藂與叢同翳一計切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

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側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若虎鬬企若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作肱）環行卒愕（一作愕目辛倉沒切愕音諤）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薉（於廢切荒蕪也）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上烏宏切下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

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埶是野眉尨齒齯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西漢表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

敍

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萬石君石奮也孝景

時以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誄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湘源皆永州縣也薛存義自湘源來令零陵凡二年公集有送薛存義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考要皆在永州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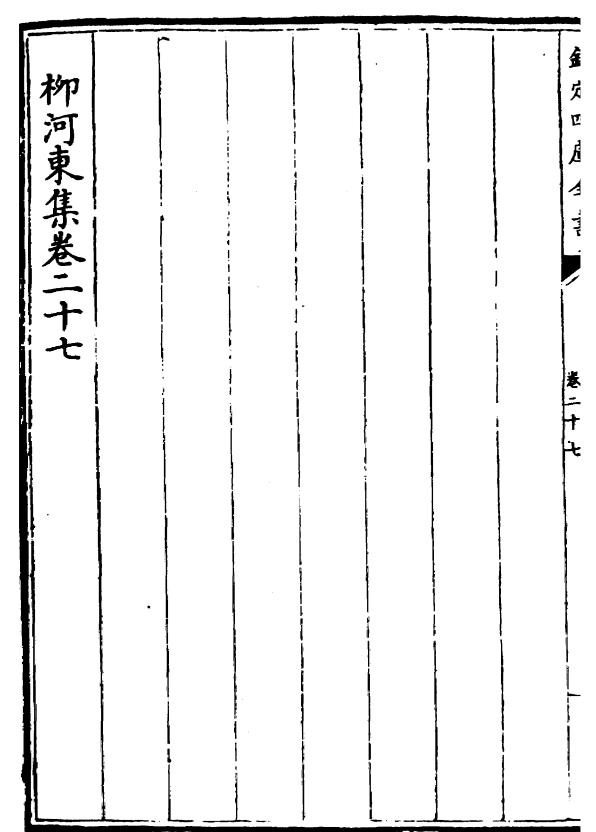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沮將豫切洳音茹陷濕地也詩彼汾沮洳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来涖兹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年辯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首音狩民既卒税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

之名（鼛音皋 土鼓也）雞豚糗䣛（上兵救切 下司呂切）得及宗族州牧尚焉傍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澹音淡）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居交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𤫊蕭條（瓏音籠 𤫊音零）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於恭切 熟

食也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裨諶鄭大夫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諶音忱宓子彈琴而理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宰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首曰

吾志也遂刻之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